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十八回 義僕文魁葬屍報信 凶僧普月殺人探莊

話說凶僧智深，酒裡投蒙汗藥，將電真捆在定魂樁上。電真醒來，大罵凶僧：「大膽賊人，快將你家二太爺放開。如若不然，我那大哥厲藍旺定來取你等首級，踏平萬佛寺。」智深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來人吶，把這小子的左耳朵切下來，先給我徒弟普月報一刀之仇。」手下之人用匕首割下電真左耳，用盤子端着，遞給智深。凶僧智深說：「電真，我要叫你看看，你的耳朵是怎麼變成我酒宴上的佳餚的！」遂吩咐廚子姜三和電文魁：「快，給我油炸耳朵絲！」又叫手下人擺酒侍候。二人到了廚房，文魁說：「這人耳朵可沒法吃，換換吧。」姜三接過盤子，看了看電真的耳朵說：「這只耳朵，沒有一點肉，除非油，便是脆骨。」說著伸手開了肉櫃門，拿出一個羊耳朵來，用刀削好，與電真的耳朵大小相同，說道：「大弟你看怎樣？」文魁連說：「好好！不怨人稱你是高手，真有兩下子。」說話之間，那姜三忙用刀在墩子上切好，成了耳朵絲。又將油鍋坐了，用鐵絲罩籠盛著耳朵，往油鍋裡一放，「嘩啦」一聲炸焦了一層。又往油鍋裡一倒，來了個火彩，嚇了文魁一個冷戰。姜三說道：「兄弟你為甚麼打冷戰啊？」文魁說：「好嗎，火苗子足有三尺多高，那還了得！」姜三說：「不算甚麼，是手彩。你再看這個。」說著往碟內一倒那個耳朵絲，遂說：「你看我要用筷子一往下扒，那就算我學藝不高。」往下一倒，果然掉在碟裡。又用些醬油、蔥、姜、佐料等，將菜做好。又用酒壺篩好了酒，說道：「大弟你在此等候。待我送到前面去，管保得他一封銀子。」說著便拿到前邊，說：「老當家的，您瞧我給您做得了這個菜。」智深說：「姜三你到東院，去拿紋銀一封。」姜三說：「我謝謝您啦。」說完向東院而去。這裡凶僧斟好二杯酒，說道：「電真，我徒弟彩花，礙不著你呀。」電真閉口無言。凶僧吃酒已畢，在禪堂吃晚齋。少時天色已晚，他在禪堂之內坐著，吩咐外面掌上燈光。此時普月從外面進來，手中拿著一物，他是噓噓帶喘。原來普月看見電真一被擒，他就出離了廟，直向電家莊跑來。相離切近，自己穿好夜行衣，他真大膽，不顧一切，直接闖進院去。來到北房，手提刀便在屋內走來，聽見西裡間有人說話。真是燕語鶯聲的說道：「婆兒，你家二莊主一去未歸，而今我怎麼心慌意亂的。莫不成有甚麼事嗎？」普月一聞此言，躍身進屋中，到了西裡間，用刀一挑簾。王氏抬頭一看，忙問道：「凶僧你穿夜行衣，夜入家宅，莫不成你找不自在嗎？」僧人說：「那電真是你甚麼人？」王氏說：「那是我夫主。」旁邊女僕一見，剛要喊叫，早被普月一刀殺死。王氏說：「僧人呀，你若是與我家二莊主有仇，你斬他的家眷，我不惱你。你若說出別的話語，休說我辱罵於你。」此時小環早嚇得爬在牀底下去啦。普月一聽此言，知道別的事不成，只得伸手也將王氏殺死，手提人頭，出了屋子飛身上東房，直奔家廟。

到了廟中一看，此處防守甚嚴，人多不好下去。他便來到後窗戶，往裡偷聽。就聽厲藍旺問道：「電龍，你可想你娘親？」電龍說：「伯父，我有七八天沒回家，很想他。明天倒兒我到家看一看去。」藍旺道：「龍兒呀，你暫時不能回家，皆因你父前去萬佛寺，一去未歸。那凶僧詭計多端，再說那僧人倘若派人前來，殺你們滿門家眷，那時拿你人頭一到廟中，急也將你父急死。」說著伸手拉了電龍的手，說道：「電龍啊，你父母不死，還則罷了，倘若有個舛錯，那時我必要傳你武功，聘請山東各地水旱兩路的英雄，與他們夫妻報仇雪恨，以盡我弟兄結拜之情。等明天我派人將你送到家中，你母子見上一面，再行回來。你還是住在廟中，我好放心。」惡賊普月在房上一聽，這裡人防範太緊，沒敢下手，便提著人頭趕回佛寺。來到廟牆外，飛身上牆，回到禪堂，見了智深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徒兒普月，領你老人家之言，殺電真滿門家眷。」智深忙問道：「普月你可將厲藍旺治死？」普月瞞哄他師父，說道：「徒兒已將電真之子一刀劈死，免咱們後患。又將厲老兒殺死，叫他屍首兩分。手下的僕人殺死六七名，電真的家廟橫屍一片，徒兒普月又將他妻殺死。您看婦人的人頭。」智深說：「普月你到了前邊，如此如此的叫電真去看。」普月點頭，將人頭背在後面，來到電真的面前說道：「快來人呀，快將他的英雄木撤下。」又將頭髮摘了下來。普月道：「電真，你真是一個好朋友。不過是大丈夫，難免得妻不賢，子不孝。你與那混水鯉厲藍旺，竟與我們蓮花為仇作對。今夜我到你家，向你妻百般的求情，誰知那婦人性如烈火，不允從你家師父，是我一怒，一刀殺死。你子電龍，也被我一刀劈死。僕婦丫環，斬殺未留一個，家廟中那老匹夫厲藍旺也死於我的刀下。電真呀，我來問你，我到處彩花，礙著你甚麼？你膽敢衝散我的姻緣。你來看，我與你妻是先情後斬人頭在此。」電真一聞此言，注目一看他手中，果然提著自己之妻王氏人頭，不由「哎呀」一聲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當時閉氣身亡，噴了僧人一身一臉的血。普月一見，便回到了禪堂，回稟了智深。智深隨他到了外面，看了看說道：「按咱們綠林的夫矩，死後不結冤。這個呀，可不能那麼比，因為他竟跟咱們為仇作對。如今咱們是把他死屍放到院中，將婦人的人頭也放到他的身上。傳刀斧手，將他亂刀分屍，死後不給他留全屍首。」眾人答言，當時將電真摘了下來，放到當院，又將婦人的人頭扔到他的身上，傳來了刀斧手，各人手持軍刀，將死屍圍啦。

正要下手之際，電文魁從外面跑了進來，跪倒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您已然給少師父報了削耳之仇，請留他個全屍吧。小徒念他與我有恩，只因我天倫故去之時，他賞的我家棺材，又給請來高僧高道給超渡亡魂，如今我眼看著他不忍亂刀分屍。再者說，您全是武聖人的門徒弟子，稍念一念全是同門人，可以賞他個屍首不碎吧？他又是我一個長輩，我二人是同姓不同宗。」僧人智深一聽，遂說：「好吧，我衝著你免去亂刀分屍。刀斧手退去。」一聲令下，那些惡奴紛紛退去。又說道：「文魁呀，你將他們屍身人頭拉到廟外掩埋了吧，以盡你們叔姪之情。」電文魁連忙磕頭，「謝您賞我全臉。」這才由大家幫忙，他自己提了王氏人頭，暗中落淚，便一齊拉到廟後。此時四處梆鑼齊響，已交四鼓。文魁說道：「列位呀，那死去的電真與我有恩，天已到這個時候，你們諸位忙了一夜啦，請回去歇息去吧，待我一人埋吧。」眾人點頭，一齊走了。文魁看他們走後，不由落淚，心中暗想：我這樣的來辦，倘若被那惡賊普月看見，連我也一齊被殺，但分我有三寸的氣在，一定出去上各處報信，凡是與我家二員外相識的人全給報信，非給報仇不可。想到此處，這才取出來鐵鎚在西角門旁邊，挨著牆根刨了一個坑，就將電真的死屍埋葬好了，又用一個花盆將婦人的人頭扣上，也埋在電真的下垂首。埋完了，說道：「莊主，你夫妻的亡魂有靈，別叫我害怕。我有三寸氣在，一定給你們夫妻報仇。」說完他進到廟中，前去睡覺，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電真的家中，那牀下的小環，看見凶僧將主母的人頭提走了，他才慢慢爬了出來，喊嚷著說：「你們大家來吧。我家主母死啦！」此時才有管家電海來到後面，一看屋中婆子被殺，主母王氏被殺，並且失去人頭，小環名叫翠雲，當時便問道：「翠雲呀，這、這這是那個把主母殺死？」翠雲說：「因為那僧人拿刀殺婆子，我一害怕，就鑽到牀底下去。」電海說：「既然在此，那麼你先在此看守，待我前去報信。」說完他便出來，到了家廟門外一打門，裡面有人問：「外面甚麼人黑夜打門？」電海說：「我是管家電海。」僕人一聽，忙將廟門開了。電海急忙到了西房北裡間，來見厲藍旺，雙眼落淚。「大莊主呀！你老人請起」。藍旺說：「好吧，來呀，快扶起來。」當時有僕人將他扶著坐了起來，問道：「電海呀，你黑夜之間，來到家廟啼哭是為甚麼呀？」電海說：「大員外爺，您可千萬的別著急。您要有個一差二錯的，我家二員外爺，可不好辦。」說著一看少爺電龍倒在一旁，忽忽的睡著啦。遂說道：「大員外爺呀，我家二主母與婆子方才被人殺死，我主母的人頭失去。」厲藍旺一聞此言「哎呀」了一聲，氣頂咽喉，立時背過氣去。手下僕人等急忙上前攙叫。有人就把電龍叫起來啦，說：「你快上前，叫你的伯父。」電龍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只得上前叫道：「伯父您甦醒。」叫了半天厲藍旺才緩了過來說道：「電海呀，你快去王家莊，稟報王門黃氏，我那賢妹的娘親，將他們膽大的婆子帶上幾名。王麒、王麟、王祿，把他們三個人帶到我這裡。電海呀，你拿錢到藥店，買一斤潮腦，找那有膽子婆子將那潮腦揉滿到屍腔子裡去，盛殮好了，專等我那二弟回來再說。」電海答應，轉身形向外走去。

此時天光已亮，又對電龍說道：「龍兒呀。你要玩耍可以在廟中，千萬不可到處去啦。你願意伯父我的病好不願意呢？」電龍說：「伯父啊，姪男我聽您的話，願意你老人家早些痊癒，好給我娘親報仇。」厲藍旺一聞此言，便將電龍抱到懷中是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孩兒呀，我為甚麼不在家中養病呢？我早知你父是藝高人狂，招得賊人懷恨，必有意外。人說話必須和藹，有多大的

仇，幾句好話也能免去。惟獨你父永遠不會說軟話，是我放心不下，恐怕他有意外，因此我才天天叫到家廟來。如今你看如何，果然有此事啦。」便問僕人道：「你們哪個家人認得青州府？」有一個人回答道：「員外爺，奴才我認識青州府。」厲藍旺問道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那個僕人說：「我姓王，我叫王喜。」藍旺說：「你到二友居酒樓，拿盤費一百兩，騎快馬到青州府東門外，打聽金家口。到了那金家口，你再打聽厲家寨。街當中路北有厲家酒店。你將我二弟叫了來，你就如此如此的一說就行啦。」王喜點頭答應，轉身往外備馬奔二友居取路費，前往青州不提。

且說電海到了王家莊街東，天已大亮，上前叫王家之門。裡面有人問：「甚麼人叫門？」電海說：「此處是王宅嗎？」那王麒、王麟、王祿是在這裡嗎？」裡邊人說：「不錯是在這裡，你是那裡的呀？」電海說：「裡邊說話的人，怎麼不是我那哥哥王福啊？」裡邊那人說：「我叫王壽，我是他兄弟。他回家養病去啦，叫我在這替他幾天。」電海說：「你往裡回稟老太太，就說我是電家莊的，名叫電海，前來求見他老人家有要事面稟。」王壽來到裡面，先到大爺屋裡，說道：「大爺您趕緊起來吧。現有大姑奶奶的管家，前來有要事相商。」王麒一聽，連忙爬了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轉身形往外，口中叫道：「電海呀，有甚麼事呢？」電海一見，忙上前行禮說道：「大舅爺，我先給您行禮。您可千萬別著急。」說著便把家中之事細說一遍，急得王麒撮手擦掌。電海說：「您急忙回稟老太太。我已稟報了我們大員外爺。您叫膽大的婆子多去幾個人，前往我們二員外家，幫助盛殮。我們大員外爺有話。請您隨二爺三爺哥三個一同到家廟，有要事相商。」王麒點頭應允。電海說：「我先回家置買應用物件。」說完從此告走啦。先到棺材鋪，看好了一口壽材，叫人給送到莊來，另外又給婆子也買一口，一齊送到宅中，然後派人伺候著。他便出來到了雜貨鋪，說道：「李掌櫃的，現下我們主母故去，家中大辦白事，宅中人來拿東西，你盡管給他們，可得立好清單，完了事咱們再算帳。」李掌櫃說：「好吧，管家你有話，拿甚麼我全給。」電海安派好了，便來到家廟說道：「大員外爺，您不用著急啦，各樣事我全辦好啦。不過還得請示您一件事，我主母那棺材下削不下削。」厲藍旺道：「我叫你預備的潮腦，你可辦好？照我說的法子去用。棺材先不用下削，容等將人頭找回來再說。那僕婦由你去辦，通知他們家中人，多給銀兩，與他二百兩。這些事由你去辦，叫他家人每月來咱們莊中領銀□兩，當下便立他們一張字，由四□五歲算起吧，直到一百歲至止，准共他們要五□六年的恤金。」電海答應道：「奴才全都照辦。只是我那主母的人頭，恐怕找不回來啦。」厲藍旺道：「等我那徒弟到了自有辦法，你就快點回去吧。」電海答應出來正要往回走，忽然看有兩套大車進了村口，前頭車上坐的是老太太王門黃氏，帶著王麒之妻王門張氏、王麟之妻王門金氏、王祿之妻王門李氏。後面車上全是婆子丫環。電海一見急忙迎上前去。老太太問道：「電海呀，我那姑老爺不知死活，我那死的丫頭，對我有過錯，多虧電真家教好，才將他調理好了，要衝她對待我的那份惡怨我連來都不能來。她過門□七載，老身我連接她都不想接。我那姑爺維環，將她送到家宅。那維環有藝業在身，在家半個月，他夜換錦衣，暗入王家莊，看她對待老身如何。雖然說他是姑爺，可是孝順我如同親娘一樣對待，才將我那女兒調理好了。維環生人以來，就辦一件錯事，不該斬去他叔父的右臂。也是那電華不行人事啊！」說話之間，車已進了村莊，來到門口，一齊下車。

大家一同來到了裡面。看見了自己的女兒有屍無頭，老太太是痛哭一場，口中說道：「女兒呀，你死不能結冤，這也是你的報應循環。不知我那姑爺是上哪裡去了？」回頭問道：「電海，我那外孫子電龍呢？」電海說：「我那大員外爺，早就把公子叫到家廟，不放回來，就怕家中有一差二錯。因為我主人得罪了毛賊草寇，夜間有個防不到，要出了意外。」老太太說：「那麼你家大員外怎麼分派的呢？」電海說：「我家大員外爺說，請您不用著急，叫您派那膽大的婆子拿那一大包潮腦，給揉在屍腔子裡，暫行盛殮。容等大員外爺的兄弟到來，找回人頭，再辦喪事。」老太太點頭，便吩咐大家照此辦理。按下他們暫且不表。

如今且說那王麒弟兄三人侍候老太太他們走後，他弟兄三人收拾齊畢，騎馬到了家廟，來見厲藍旺。到了廟中，僕人將馬接過。他們來到西房北裡間，跪倒行禮，大哭失聲說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等與您叩頭，就請您設法與我那姐丈姐姐報仇雪恨，我弟兄是感恩非淺。且不知您的病體如何？」厲藍旺說：「三位兄弟請起吧，我的病體見好。王麒呀，我那二弟維環，他一到佛寺是九死連一生都沒有。他不聽愚兄的良言，若聽我的話，焉有今日。再說他去半個月有餘，生死莫卜，是凶是吉並無音信，倘得一信，我自能與他報仇雪恨。我打算派你弟兄三人，在電家莊西村頭路南有二□五頃果木園子，你們要照料一二。袁州府北門內路西茂盛當，你們要執掌一二。西門里路北二合永雜糧店，房產買賣全是我那二弟維環的，南門外路東德順店那房產也是他的，你們弟兄也要與他照料。東門外路北二順鏢局，那裡房產，滿是電家的。□字街道東路南一座澡堂子，字號乃是洪興，鋪掌是閻順貴，那房產都是你姐夫的。澡堂東隔壁兩座大店，那房產也是我二弟的。周家莊北村頭，有四頃平地，是我二弟的。趙家莊東村頭有□二頃地，也是他的。我厲藍旺的病體好與不好，但有我的三寸氣在，把你們弟兄三人叫來，交代已畢，省得我死後，白斷送人家。那時豈不白便宜了他人。容我病體康復，我那二弟維環倘有兇險不測，那時我必然要聘請天下的賓朋與他報仇雪恨。你們在廟裡廟外，各持長槍短刀，黑間白日，護庇這個廟。為是保我與你外甥電龍的性命。防備那白蓮花普月，與他師父的毒謀，前來行刺。據我想來他們師徒一定設法將我二弟害啦，那僧普月才敢來到莊內。我要沒有這場病，我二弟決沒有被擒這情。我們借他點膽子，他們也不敢來。王麒呀，你趕緊與電龍預備孝衣，事已至此，我將嘴唇說破、舌頭說焦，也算枉費前心。留我陽壽幾載，我自法子與他們夫妻報仇。」王麒說：「只憑老哥哥辦理吧。」當下他們這裡辦理一切白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萬佛寺凶僧智深。這一天他心中不大放心，便問道：「普月你可將那藍旺老兒制死啦嗎？」普月說：「連那小兒電龍一並被我斬殺。」智深道：「普月呀，你可別竟蒙哄於我。我倒不怕，給你想的到，將來留他二人活口，老兒交友至誠，他要教會電龍武藝，傳好了刀法，那時他知道他父是被你我師徒所害。那時他腰帶鋼刀，來找我。可不是我長他人的威風，滅你我的銳氣，咱師徒在一處都不準是他人的對手。要是走單了，照面一招不過，就得屍首兩分。」那普月聽他師父一說，心中也是害怕，他是天天夜換緊衣，小心防備。這天夜內，他偷著來到電家莊東村頭家廟。來到了一看，那院中燈光明亮，廟外有許多莊兵，各拿長槍短刀，往來巡行。直到天光大亮，他也沒敢進去。普月便出了西村頭，來到樹林中換下來夜行衣，還是僧人的打扮。離電家莊有三里多地，那裡有個崔家營，西村口路北有座關帝廟，那裡住著普月的叔父，名叫智善，他便找了來，打算在這裡住幾天。來到一叫門，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面甚麼人叫門？」普月說：「師弟開門吧，我是普月，來看我叔父來啦。」小徒弟聞言，連忙將山門開啦。普月進來，兩個人一同到了裡面，見了智善，上前行禮說道：「叔父在上，孩兒普月與你老人家叩頭。」智善說：「普月呀，你行完禮趕快給我走著，千萬別在這裡。你要在我這裡多待一會兒，我都怕叫你給穿唆壞了。你要遵守佛規，我看在我兄長的面上，我能將你逐出門外嗎？你小子投奔別的廟也可以，怎麼單單的入了黃沙灘萬佛寺，真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。可是我與智深一無仇，二無恨，既然要是身入佛門淨地，就應拋去五行戒殺盜淫妄酒，不能再貪榮華富貴，一心守青燈，侍候佛祖。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誰知那個智深，一心好淫貪杯，失去佛規。普月呀，人人全是父母所生，天理良心，全是一樣，僧道俗通是一理，誰人沒有姐和妹。難道說，你家就沒有姐妹嗎？你們看見人家少婦長女，長得美貌，你們淫心便動。倘若咱們家中，有個年輕美貌婦女，有個不法的狂徒他看見了，若是五官那位，行動輕佻，那時你當如何？近來有位俠客爺住在我這裡，聽他言講，蓮花黨專門彩花，破壞良家婦女。我聽說離此地正東三里多地，有個二友莊，那裡原叫電家莊，員外是電真，東村口有他的家廟，在廟中住著位厲藍旺，人家廟中，名譽就很好，方近左右一帶，誰人不說他們好哇。你們師徒在那一方，有甚麼名氣，大概你自己也知道，像你們這師徒，現在雖然有氣活著，我恐怕將來臨終之時，不得好死。你看你如今左耳那裡去了？」普月一聽心想：他必是與電真有來往。只得假意說道：「我長了一個耳線，未能醫好，耳自爛掉了。」智善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普月呀。你這全是扯，想哄我。你趁早的去吧，別在我這裡。」普月說：「您是有所不知。孩兒我與師父拌嘴，因氣出了廟，請您收留我幾日。」智善說：「普月呀，你要在這裡住著也不難，必須先到後面沐浴身體，對天賭咒，然後再在這裡住著。住□天也罷，住一個月半月也罷，那時就任憑你個人之便。」普月一聽此言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若說出我心中之事，那時我叔父能叫過幾個師弟，把我纏縛二背，送到電家莊。那老匹夫厲藍旺看見我，真有喝我血的狠勁。莫若還得撒謊，蒙了過去吧。想到這裡遂說道：「叔父，姪男

情願遵叔父之言。」智善說「好」，遂叫道：「至仲啊。」那小僧人說聲「侍候師父」。智善說：「你將他帶到後面，前去沐浴身體。至緣呀，你去設擺香案，好叫他對天賭咒。」徒弟分頭去了，少時回來了，至緣面色更改。智善說：「普月呀，你師弟已將香案擺好，你要上香起誓。」普月不由暗想：你也就是我的叔父就是了，要不然今夜亮軍刃，就將你的僧頭摘走，如今是出於無法，不得不從，我為是相離他們電家莊相近，每夜前去探望，有了閒空，得了手時我必要將那老兒以及那電龍一刀斬殺，方出我心頭之恨，待我先起下牙痛咒，瞞過我叔父再說。想到此處，便拜倒於地，口中說：「佛祖在上，弟子普月，從今之後，改過自新。我倘若再做那傷天害理之事。叫我不得善終。叫我屍首兩半，二目被摳，心肝失去，人頭不在。」普善一聽，遂說：「阿彌陀佛。普月呀，你這個咒賭的倒好，只恐怕你口不應心。真要是如此改啦，將來一定能得全屍，得啦，你去西間睡去吧，至仲至緣你們將香案收拾下去吧！」

晚飯後，他們三個在一屋中睡覺。半夜之中，善月打把式，掄胳膊、踢腿，打的兩個小和尚不得睡覺。過了三五天，還是這樣，兩個人便來告知老和尚。智善說：「徒兒，你們就把那間屋子讓他一個人住吧，不用再跟他一處住去啦。至仲呀，我來問你，那天你同他去沐浴，回來之時，為甚麼臉上變色呀？」至鐘說：「我師哥一脫僧衣，他內衣有戒刀一口，因此害怕。」智善說：「你可看見明白了，他是有刀哇。」至仲說：「師父，徒兒不敢在你老人家面前說謊言，實有戒刀一口。」智善說：「我查出今天非把他逐出廟外不可。因為日後倘左右有施主前來燒香還願，一眼望見普月，男女的施主，不就不恭敬咱們啦嗎？那時可就耽誤了咱們大事。他再做出別的事情，事後有人傳到二友莊去，被那二人知道我窩藏他人，此廟一定被剽。莫若早行將他逐走為是。」這天早齋已畢，普月到各殿上香完畢，來到禪堂。智善問道：「普月你可有戒刀一口？」普月說：「不錯，孩兒有防身利刃一口。」智善說：「你無事拿刀做何使用呢？」普月說：「叔父有所不知，只因那年您將我逐出門外，我至了萬佛寺。我與我師父所學刀法三□二手，我跨這口戒刀專為防身所用。」智善說道：「普月呀，僧道皆為一理，倒是許跨戒刀，道人也許配慈劍，可是全不准錯用。你如今要將此刀錯用，你可小心在香案之前對天賭咒。你用完了晚齋，歸廟去吧，你如若不走，違背叔父我的規矩，我叫你四名師弟將你纏縛二背，送到電家莊。」普月說：「叔父，請息怒。姪兒我一定不能錯用，再說我在您這廟中借住，就不能犯您廟規，請您放心。」智善說：「你要遵我的佛規，白天要在佛堂打坐，夜晚你到西掖間睡覺。倘若違背我的佛規，那你就趁早的走吧。」普月一聞此言，是連連的點頭。當時他忍氣吞聲，在廟中很守佛規。那普月真就白天在禪房打坐，夜間在西掖間躺在牀榻上，看那桌上的一盞油燈，呆呆發怔。直耗到天有定更之後，知道四個師弟睡著了。他翻身坐起，伸手取出解藥來，抹在自己鼻孔之上，又取出雞鳴五鼓返魂香，便將那四個人薰過去了。急忙換好夜行衣，背插戒刀，轉身形往外把門插關拉開，來到外面。雙扇門倒閉，到了東界牆，飛身上去，這才離了此廟，夠奔電家莊。

一直到家廟牆外一看，還是那樣的防範，往來人不斷，各拿著刀槍棍棒，足有六七□人。院中燈燭輝煌，照如白晝一般。再細看東房上，有□根絆腿繩，西房上也有□根絆腿繩。普月在北房後坡一趴，心中暗想：老兒防備太嚴，這是夜間還如此哪，這要是在白天，那還不一定多嚴呢。忙往下細細查看，就見那東面地上全有絆腿繩，房廊之上擺著兵器，自己一見，可就不敢下去啦，怔了半天，看了看沒有破綻，自己這才回關王廟。到了屋中，換好白晝衣服，將夜行衣脫下，昏昏的睡去。他從此是天天夜裡將他四個人薰了過去，他夜夜探電真家廟，竟打算置死厲藍旺。一連七天，到也沒有辦法。第八天這天夜內，他可沒回關王廟，直接回了萬佛寺，在外邊一叫門，早有人問道：「外面何人叫門？」普月說：「裡邊是文魁嗎？快開門吧。」文魁當時將門開開，普月進來，文魁問道：「少當家的，這幾日上那裡去了？老當家的正想念您啦，快瞧瞧去。」普月說：「我到哀府看望朋友，多盤桓了幾日，所以回來遲了。」說著話便來到禪堂，見智深上前跪倒行禮。智深問道：「普月你這幾日上哪裡去了？」普月說：「師父，徒兒我這些日，去到電家莊，已將那電真的至親至友，是男子全被我斬殺了。」智深一聞此言，連忙說道：「好好好，正趁為師之願！你在廟中，我還正要派去呢。」普月說：「是啊，您不派我，弟子也得去。」按下普月暫且不提。

如今再說電文魁心中暗想：才我給普月開門時，看見他面現驚慌之色，也不知現在電家廟的厲員外吉凶禍福。從這天起，每日愁鎖雙眉，一入廟堂，終日一語不發。手下裡跟文魁在一塊的僧人，見他心有所思便問道：「電師弟，你這兩天怎麼一語不發，茶飯懶進，所為那般？」文魁說：「師哥，我的事情難辦。」他師哥普明說道：「你有什麼難辦的事，對我說明，我可以替你想個辦法。」文魁說：「我那日早晨，在前面打掃佛殿，正在掃那山門外的台階，由電家莊來了兩個同鄉，給我帶來個口信，說我那老娘現在臥牀不起，病體深重，讓我辭去廟堂，回家去侍候老娘。是我聽了此信，心中著急。」普明說：「這何必著急呢？文魁說：「皆因我那二莊主，跟你我師父為仇，叫我不好前去告辭。再說你我都知道電真是被咱們師父謀死，倘我走後，廟內出了差錯，那時師父必要多猜多疑，准說是我走漏的風聲。」普明說：「文魁，你我的師兄普月，離了廟堂七八天，今天才回來。你可知他做甚麼了？」文魁說：「我問少師父，他說是上山東哀州府看望朋友去了。」普明說：「他冤你不能冤我，皆因你是電家莊的人。普月趕回電家莊，無論男男女女，刀刀斬盡、刃刃殺絕，免去後患，從此我等在佛寺，便可高枕無憂矣。文魁你先在此等候，我普明去到佛堂，把話跟我師父一回稟，我師父還能把你放在心頭。必然叫你回去侍候你老娘去。」文魁說：「師兄你可別往裡回稟。倘若老僧一怒，死在萬佛寺內，做了刀下之鬼。我母子焉能見面。」普明說：「你也不必落淚了。我自有言語對答他。」說完轉身形往外，趕奔禪堂，面見老僧，把電文魁家中情形對智深從頭說了一遍。智深聽明白了。普明又說道：「現在那文魁，因為憂愁他老娘，終日齋飯懶進。」智深說：「普明啊，電文魁他既有此事，為何不早說呢？」普明說：「皆因他那電二莊主死在咱們廟裡，他不敢向師父說明，恐怕你老人家多心。您要能發惻隱之心，叫他回家，把他老娘侍候好了，然後再回轉廟堂。電文魁他不敢稟論師父知曉，不知您能准他幾天假不能？」賽朱平智深一聞此言，哈哈一陣冷笑說道：「好吧，為師的賞他銀二百兩，就讓他回家侍奉他老娘。他老娘的病體好是壞，叫他老娘到佛寺來一趟。那惡賊電真，那老匹夫厲藍旺，都死在我師徒之手，那樣有能為的人，我都給處置了，何況電文魁一個粗單之人，何必將他掛在舌唇。你就給他送四封銀子去吧。」普明說：「我就替他謝過你老人家啦。」普明拿著四封銀子來見電文魁說：「師弟，我把你家中之事，已經對師父說明。我也不是叫你知情，我在師父面前，多給美言了幾句。師父贈你紋銀二百兩，叫你回家侍候你老娘去，你老娘的病體好與不好，你可要來到廟堂一次。」文魁說：「小弟謝過你替我說話之情，我給您留下一封銀子。」普明說：「不用，你拿回孝敬你老娘去吧。我沒錢時，跟我師父去要。」文魁說：「我到禪堂給我師父叩頭去。」普明說：「你就不用去啦，我師父叫你這就走哪。」

電文魁收拾收拾，來到廟門，普明往外相送。電文魁說：「師兄請回吧。」普明把廟門關好。電文魁出了佛寺，順著大道一直往東，路南有一片鬆林，來到樹林以內，把身子往樹後一隱，回頭觀看，並沒有他人暗中跟隨，自己這才放心，一出鬆林一路趕到電真家廟。到了家廟門前，面見老鄉說：「大員外現在病體如何？」僕人說：「咱們大員外病體未得痊癒。」電文魁上前叫門，裡面僕人問道：「外面何人叫門？」文魁說：「我文魁前來給大員外請安，您給往裡回稟一聲。」僕人將家廟出門開開，電文魁走進家廟，僕人把雙門閉緊。電文魁往西裡間而來，見了厲藍旺放聲大哭。厲藍旺一見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？「有話慢慢說，不用啼哭。」電文魁說道：「大員外呀，您務必給我主人報仇雪恨。」於是將電真命喪廟堂情形是細說一遍。厲藍旺聽了說道：「文魁，我來問你，你說二員外命喪廟堂，只是空口無憑，可有甚麼對証？」電文魁說：「莊主，現有電員外的左耳一個。」厲藍旺說：「拿來我看。」電文魁忙一伸手，從囊中取出一個油紙包兒，遞給厲藍旺。厲藍旺接過紙包，打開一看，心中一陣難過，一見如把鋼刀紮於肺腑，不由雙眼落淚，遂問文魁道：「你家二莊主，可得著全屍？」電文魁說：「電莊主臨死就失去左耳一個，口噴鮮血而亡。凶僧要將屍首剝成肉醬，奴才文魁因為受過二莊主的恩惠，不忍見二莊主亂刀分屍，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，這才將我家莊屍首留下。」厲藍旺說：「你起來吧，你可將他夫妻屍首人頭保存起來？」文魁說：「廟裡人等幫助於我，將屍首人頭搭在後門外，我用花言巧語把眾人支開，我才敢落淚。我將二莊主的屍身，就埋在廟後了，二主母的人頭，我也給打了一個花盆埋在一處。從那天起。我是總想到電家莊，給您老人家送上一信。只因凶僧詭計多端，又恐事機不秘反為不美，是我這次心生一計，

用言語擋著凶僧雙耳，凶僧並贈我紋銀二百命我回家。我是不分晝夜，趕到廟堂。就請您想法給二員外報仇吧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從今往後，不准你稱呼我為大員外，咱們兄弟相稱如何？」文魁說：「奴才我可不當。員外您是何等之人。您與我家二主人是神前結拜。我文魁乃是二員外的一個奴才。怎能跟大員外您呼兄喚弟呢？」厲藍旺說：「你有泄機之恩。你要不將左耳帶回，我不知我那拜弟身亡，我弟婦的人頭何在？不知他們屍首人頭掩埋何處？不是泄機的恩公嗎？」說著命人把電龍叫來。電文魁一看電龍身穿重孝，遂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您的命運真苦啊，你父母都被凶僧害死。」厲藍旺說：「龍兒，快過去給你義父叩頭。」遂對文魁說：「你就收他做個螟蛉義子吧。從此你我是呼兄喚弟，將此子電龍將養長大，我厲藍旺給他折腰折腿。只要地府陰曹留我陽壽，我必將我平生的能耐，傳授電龍，給電家門接續後代香煙。」藍旺說完，天色已晚，吃過晚飯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紅日東升。外面有僕人進來說道：「回稟大員外，外面現有您家中胞弟二達官，展眼黿魚厲藍興前來求見。說是您派電家莊的僕人，去到青州府東門外厲家寨請了來的呀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對啦，他既然來了，那麼叫他進來吧。」僕人點頭出去，到了外面說道：「二員外爺，我家大員外有請。」說完上前伸手接過馬匹。藍興問道：「管家，我兄長他的牀在那屋呀？」僕人說：「您隨我來。」說著把馬拉到院中拴好，便領他到了西房，說道：「您請進去吧，此房就是。」厲藍興一聽，忙走了進去，果然見兄長躺在那裡，便三步兩步的走了過去，跪倒行禮說道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有禮。」厲藍旺說：「兄弟請起來吧。」又叫僕人將自己扶起。此時藍興一見兄長面帶愁容，連忙上前將棉被一掀，看他兄長是骨瘦如柴，一揪他兄長的右手往背後一圍，不由得自己雙眼落淚，來到牀前一站。自己心中所思：我兄長雖然病到這個樣子，可是陽壽未滿，尚不致於死，遂說道：「兄長啊，您這個病已有半年有餘啦。您要是在家中，有我與您弟妹，終日在身旁侍候著，早就痊癒啦，不致於如此的日久。那可稱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真是茶來張手，飯來張口，在家中替小弟我執掌家業，呼弟兄有多好呢。您年過半百啦，性情特傲，小弟我不敢違背。您必要出外訪一知心投機的賢友，是您錯啦，多麼投緣對勁也不成啊，他是異姓之人，怎能比你我一母所生近呢？再說你我弟兄總算腳登肩頭，同胞的手足，別人何能比的上呢？我看兄長面帶愁容，怎麼不養病呢？兄長您要憂愁此人，是有恩還是有仇呢？有恩小弟我必登門拜訪，若有仇呢，小弟我掌中這一口刀，一定去找那仇人。將他的人頭帶來在兄長的病榻前，叫您一看，好解煩悶。兄長啊，那麼您還是思想甚麼事呢？請您對我說來。無論甚麼事情，對我說明。」厲藍旺道：「二弟呀，我打發僕人到家中，把你叫到家廟，我有話說，此廟乃是電家莊電真電維環的。我離家後來到此處，即與他交友。他是錯投了胎啦，敢說與我對勁，實比兄弟你勝強萬分，他們夫妻二人，侍候我的病，實比他人強。要講在外交友，那是何人也比不了他。」厲藍興道：「兄長啊，您就不用提啦，乾脆您有甚麼話，您就說吧。兄我必然照著您的話去辦，決無更改。」藍旺說「好，僕人去將電龍叫來。」早有僕人去到南間，便將電龍帶到北間。藍旺道：「文魁快與你二哥叩頭，他是我胞弟厲藍興，人稱展眼黿魚。」電文魁一聽此言，連忙上前拜倒說：「二哥在上，小弟電文魁有禮。」厲藍興忙用手相攙，不知說些甚麼，且待下回分解。